

鄭丰的武俠幻想

在武俠小說沒落的時代，腦海中那些曾經逐鹿天下、為民請命的英雄，都隨時光流逝而慢慢褪色。然而愈快要失落的事物，愈有人覺得可貴。武俠傳奇，快意江湖，即便三教九流，色彩依舊。

鄭丰便是一個如此鍾情武俠的女子，她最愛金庸的小說，但金庸以後，她再也找不到如此磅礴又精彩的故事，她說：「我覺得很失望，金庸十五部書我不停地看，覺得應該要有一點新意，那時我有了寫書的衝動，想再看這樣的故事。」

於是有了《天觀雙俠》、《靈劍》、《神偷天下》，及今年七月即將出版的《奇峰異石傳》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：城邦提供

眼前的鄭丰，文雅秀氣得完全不像武俠作家，而她筆下的武俠世界也的確少了一分腥風血雨，多了一點文氣。訪問她時，正沉迷於《奇峰異石傳》，隋唐的背景設定別開生面，歷史人物紛紛登場，熱鬧又不會過於喧囂，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歷史感很強、頗有亂世風貌，又不過於艱澀的故事。

獻給青少年

《奇峰》之前的三部書，她都從自己的觀點出發，想像的讀者也是自己，如今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長大，他們喜歡看英文書，尤其是奇幻、冒險類型的書，看得難以自拔，她突然覺得為甚麼市場上沒有多一點好看的中文書。「比較之下，中文書的吸引力真的比不過英文書，《哈利波特》、《饑餓遊戲》這些很容易抓住小朋友的心。我們小時候，金庸的書應該最吸引大家，一看就看一整套，但今天的孩子和我們那個年代的小朋友很不一樣，因為中文是比較難的文字，三年級可以看精彩的英文書，但金庸的書可能要六年級或中一才能看明白，我覺得應該要多一點給青少年的奇幻、武俠書。」以家長的立場而言，一本書能讓孩子沉迷其中，忘了打機看電視，就是一本好書，而鄭丰認為寫出好書是「很大的功德」。

台灣近年有作家開始寫青少年奇幻文學，如陳郁如的《修煉》三部曲，深受孩子歡迎。「但我沒辦法寫這種書，」她笑言。因為根在武俠，骨子裡流的血也是武俠，因而她結束此前三部以明朝為背景的作品，以隋唐英雄為主軸，展開全新的故事。



宏觀的武俠

武俠並非只有打打殺殺，裡面有歷史、天文、地理、數學、奇門遁甲、五行八卦、醫學穴道。《奇峰》一開始的設定便不平凡，主角韓峰與小石頭亂世裡各自背負着家國仇恨，他們在終南山上因為看了一封鴿信，因緣際會被山上的寶光寺收留，過着餓肚子幹活、被人欺壓的日子。原本打算寒冬一過，便下山的兩人，無意中發現山中有座神秘的鴿樓，透過鴿子每天傳遞着各方的消息；老和尚、神力大師、五個師兄姐似乎各有來頭；竹林裡不時傳來鬼怪叫聲，十分可疑；遂而慢慢發現寺廟並不如想像般單純。

寺廟的設置有其時代意義，鄭丰解釋：「魏晉南北朝時佛教興盛，一個城裡有幾百幾千間廟宇，那時世道混亂，人們在亂世中信仰，甚至連皇帝都信佛，建了很多廟宇，所以在山上的廟宇裡發生一件事是很合理的。」

鴿信的穿插，也為故事添加濃濃的時代氣息，看到了各地寺廟如何利用鴿子互通消息，看到鴿信的書寫形式、各種符號的意義、如何解密等。「飛鴿傳書是幾年前想到的，那時在

想，這就是資訊網絡，因為很快收到消息對於那個時代而言是很重要的事。」在決定把鴿信寫進書裡時，她更去請教一個在美國養信鴿的朋友，問他鴿子怎麼飛，「原來要訓練，要有一個基地，讓鴿子飛回來。有些鴿子很聰明，可以有兩個基地，一個是吃飯的地方，一個是伴侶所在地，放牠走，牠會去找伴侶，這種鴿子是最好的，不用自己送過去，非常神奇。」

變化中的俠

武俠有趣的地方就是真真假假，真的歷史加上虛構的情節，顛覆了人們對於一個朝代的認知，甚至對於一個人物的想像。對鄭丰而言，明朝的故事差不多寫完了，轉一個歷史背景，發揮也更大。「我覺得隋唐初很不錯，很亂很多事情發生，那時候人的心理與明朝人很不一樣，與我們想像的中國古代也很不一樣。隋唐深受胡人影響，女孩很有權力，公主甚至比王子更厲害，女權很強，有別於我們想像中的古代印象。」所以鄭丰下筆，一寫就不得了。唐朝開國的二十四功臣中有十多位登場了，魏晉南北朝遺留下來的英雄好漢，加上李密、李淵、李世民等人鬥智鬥力，群戰千軍萬馬，觸目驚心，圈套一個接一個，主角的奇情奇遇，一路鋪陳下來，在不違背歷史的原則下，題材異常豐富，而第三冊陸續出現的江湖人物也為故事添加了奇情色彩。鄭丰筆下俠的精神就在一片混亂中慢慢建立起來。

她說俠是中國特有的詞語，難以用英文翻譯。金庸書中有很多俠，各有特色。



秀氣文雅的鄭丰。 伍麗微攝

郭靖、楊康的為國為民，令狐沖的逍遙自在，到後來韋小寶顛覆俠之形象的設定，都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與思考。而她想要表現的俠，如金庸一樣豐富又多彩，「我最初寫的《天觀》，兩個主角想要表現的俠都不太一樣，凌昊天就像令狐沖一樣，有點任性，想做甚麼就去做，不介意其他人如何看他，最後得罪很多人，大家都覺得他很自大狂妄；趙觀反而很低調，做事操雜了很多因素，為母報仇，又喜歡英雄救美。寫到《靈劍》時，就是高正邪對抗，好壞很分明。《神偷》的話，主角是一個地位很低的小偷，他最後偷了一個天下送給小皇帝，很難說他做的事是否對，但他的心很純真，他覺得皇帝是好的，便偷天下給他。」

慘雜真與假

至於《奇峰》，她則寫出了俠的情與義。「他們萍水相逢，那時世道混亂，各處的孤兒在山上走在一起，他們兩個一起上山，關係密切，兩個孤單的人，被神力大師欺壓，身邊有一個人很挺你，神力下了禁語令，他會跟你說話會安慰你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力量。小孩子在那個年紀，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」

當故事慘雜歷史，處理起來便會相對複雜。《奇峰》表面上是寫兩個孩子一段冒險歷程，但她在書裡隱隱留了一點餘韻，譬如如何處理歷史事件、如何勾勒一個人物。「歷史上的東西也不完全是錯的，大家都想要多一點的勢力，都要征服天下，很難說這個是好人，天下就是他的。」歷史最後說李家得天下，開創了歷史上很興盛昌明的時代。「能得到天下的人，他們都有一些心機和計謀的，是有私心的。」

她寫李世民寫得掙扎，寫李密也寫得糾心，但韓峰、小石頭卻寫得開心，真假交替，或許這就是武俠。小時候喜歡武俠，因為這是一個奇幻的世界，是想像中的世界，看的時候可以很抽離，去經歷他們經歷的。武俠小說就像一扇窗，從中看到了中國的歷史文化，看到了民俗風情。

書介

圖文：夏 楹

做嚴肅的電視：英國電視為什麼好看

作者：周康梁 出版：南方日報



英國電視之所以在世界媒體中獨樹一幟，是因為從業者「嚴肅」製作高水準的節目。作者第三本關於英國電視文化的作品，以社會學的方式審視英國電視獨特的媒體文化，分別由「電視運作」、「電視監管」、「電視文化」及「電視創新」四方面總結英國電視的特色，深入剖析英國電視如何平衡製作人、監管部門、觀眾等之間的關係，形成公共服務和商業經營並重的電視體系，提供讀者另一個「看」電視的角度，同時亦為每天深陷收視率與廣告壓力的電視人帶來一點啟迪。

發現天賦之旅

作者：肯·羅賓森 譯者：廖建容 出版：天下文化



如果你因為看不見自己的天賦而感到迷茫困擾，正在追尋天命，那麼這本書的十五個練習也許能夠幫助你發掘內在無限的潛力，解答許多人心關於天命的疑問。國際知名人力資源專家羅賓森將他充滿熱情的演說化為文字，以幽默勵志的方式鼓舞大眾，闡明個人應如何連結自我天賦與熱情，重新認識自己並活出精彩人生。「人類的天賦才能就像天然資源一樣被埋在深處，你必須努力將它發掘出來。」不論你目前從事甚麼工作、生活在甚麼環境、年紀有多大，只要你願意，發現天賦永遠也不遲。

血衣安娜

作者：凱德兒·布雷克 譯者：卓妙容 出版：臉譜



《暮光之城》作者毫不猶疑搶下電影版權的驚悚小說。一個是被詛咒的美麗惡靈少女，殘酷地殺死每個靠近她房子的活人；另一個是擁有魔法匕首的少年殺手，以獵殺惡鬼為天職。本應勢不兩立的他們，卻在最後一刻無法下手，不由自主地愛上對方。如果死亡也不能夠阻隔他們，那還有甚麼值得害怕？以鮮血和浪漫結合的非一般愛情小說，節奏緊湊，絕對讓人不能自拔。

黃雀記

作者：蘇童 出版：麥田

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南方那一條香椿樹街，是種種人事的歸宿，亦是段段愛與傷害的起始。少年保潤和柳生雖在同一條街長大，但素無交情。來自外地的少女劉未來充滿想像和熱情。三個青春正盛的靈魂相遇，卻被捲入一樁犯罪事件，命運從此被牢牢綁上了血色繩結。十年之後，青春的舞曲尚未跳完就迎來成人的世界，但魔鬼卻在暗處埋伏伺機反撲。作者以青春成長記事，銘記一個世代。

初心

作者：江振誠 出版：平安文化



成為享譽全球的名廚到底需要多少勇氣和毅力？31歲時已獲《時代》雜誌兩度讚譽為最佳名廚，五年後於新加坡開設的Restaurant ANDRE更獲選為世界十大餐廳，江振誠敢於走出台灣，把挫折烹調成夢想。他憑着獨一無二的廚藝天賦及認真執着的態度，加上一直謹守「做更好的料理」的初心，成功以獨創的「八角哲學」將料理提升為一門精湛的藝術。如此出色的廚藝家，透過書本與你一同探索最創新的美食哲學。

法月綸太郎之家族血祭

人才輩出的京都大學推理小說研究會，先後由此冒起的有綾辻行人（長男）、法月綸太郎（次男）及我孫子武丸（三男），三人均屬日本本格派推理的重要人物，而次男法月綸太郎自出道後已備受注目。他以青春推理《密閉教室》(1988) 登場，其後的《雪密室》(1989) 則回歸古典敘述詭計的風格，接着的《誰彼》(1989) 再改為集複雜怪奇的邏輯難題之設定，首三作已充分看出他不甘墨守成規的視野胸襟。事實上，他在《一的悲劇》(1991) 的後記，也曾認真就風格變化的特色作出自省，然後堂而皇之回應是因為覺得自己風格尚未成熟，於是透過震撼自己的傑作出發，以模仿及試誤的方式，去磨練自己的作家之路。我對此深感佩服，因為不少「作家」其實均羞於坦陳個人的寫作淵源，彷彿一提參考就是低手所為。眾所周知，法月綸太郎對美國推理小說大師艾勒里·昆恩 (Ellery Queen) 推崇備至，甚至在小說中不斷重複昆恩的設定（《雪密室》中開始如昆恩般，採用與作家同名的偵探角色設定，於是展開了漫長的「法月綸太郎偵探」系列），後來更針對昆恩在推理小說中提出的疑問，加以在創作上作反思回應。

血與復仇的三部曲

個人較感興趣的，是法月綸太郎另一組的三部曲，即《為了賴子》(1990)、《一的悲劇》及《又見赤紅的惡夢》(1992)，三者不約而同環繞親子悲劇而生，與流

行日劇及電影鍾情的推理格局元素可謂不謀而合。

小說從西村悠史的手記出發，發展下來披露出當中的二元構造，當中包含了悠史向世間所作的虛構告白之設定在內。當讀者捧讀下去，才發現一切原來是家庭悲劇。悠史的女兒賴子幼時捲入交通意外中，母親繪子為救女兒，落得半身不遂的下場。自始之後，悠史一直不肯原諒賴子。長大後，賴子明白到父親不肯對她敞開心扉的原因，於是嘗試代替母親，利用自己的肉體去誘惑父親以作補償。當然小說表面上的謎團是賴子被殺，懷疑是中學老師的所為，而校方為了壓下醜聞，透過政治家向警方施壓，而悠史在不服氣之下，便展開私下的偵緝過程。但整體而言，小說誘人的正是背後的家庭悲劇瓜葛。是的，那種肉體上代母親父的構思，大家不難勾起後來東野圭吾的《秘密》(1998) 印象，當然於此不過為點到即止的設定，到東野手上便成為大造文章的關鍵焦點了。事實上，小說中也借偵探綸太郎的角度，暗地裡提出一切會否都是臥病在床的母親繪子所操控的結果……。

至於《一的悲劇》中的家庭悲劇更加令人痛心，山倉史郎的妻子和美早年流產，後來收養了茂，但暗地裡卻留意到此乃丈夫與護士路子的私生子，心底泛起自己的流產不知是否兩人蓄意所為的怨念，由是決定進行復仇計劃。和美在設定不在場證據的過程中，利用史郎驅車去交贖金之際，其實早已把孩子的屍體放在車尾廂內從而運走。異品章在《法月綸太郎論》就



書評

文：湯禮兆

作者：法月綸太郎 譯者：黃心寧、郭精華 出版：皇冠

此有精準的分析，認為車尾廂就是子宮的暗示，收藏屍體在內而驅車疾走的丈夫，正是「流產」的象徵表現。和美正在進行一石二鳥的報復遊戲，一方面借丈夫的愚昧來為自己製造不在場證明（和美由報案開始一直不出戶，但孩子的屍體已被運送至遠方棄屍），同時又可以象徵性地讓丈夫感受自己的「流產」之痛，可說是一次完美的復仇計劃。

由家庭羈絆出發所構構出來的推理小說，某程度可說是日本目前最受歡迎的類型範疇。試想想東野圭吾一眾甚受歡迎的作品，如較近期的《麒麟之翼》、《新參者》及《紅手指》等，無一不以此為本。法月綸太郎其實可說早得風氣之先，但相對而言他較為惜墨如金，踏入零年代後往往相隔數年才有一本新作推出。最諷刺的是出版社一直想把《一的悲劇》、《二的悲劇》(1994) 及《三的悲劇》組成系列再隆重包裝推出，可惜《三的悲劇》一直只開樓梯響，最終唯有解體分拆推出市場。寫作歷程有時候也甚受起伏時機所左右，東野圭吾把家族的血與復仇式故事發揚光大，奠定其暢銷作者的寶座地位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-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